

文

選

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李善并五臣註

京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劉淵林註

魏國先生有睟邃其容乃盱于香而誥曰异異

乎交益之士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异異也尚書堯

典曰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文選六

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良曰睟容温潤之貌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甚乃張目舉眉怪而告曰

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盖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异乎怪詞也士人通稱也

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曰孫卿

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

之夏人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向曰盲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俗乖別已言

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奸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大過土壤風

俗所乖積習其俗殊異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劉曰傳曰習實生常

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取得其本善也濟曰昔言人雖則積習為之常性固非天生自得蓋染而成也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

德音以釋二客競于五臣本作爲辯囿也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
曰毛詩曰德音孔昭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
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
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銑曰
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
以德音釋競于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夫

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

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遥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

曰權輿天地未祛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又曰夫

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

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太極天地

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

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

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嚴岡潭淵限蠻**

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

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

輿鬼之分野揚雄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

也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

之隅隅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而蠻

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蠻

夷子**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耕也**也**劉曰夷落

處名也一名聚居為夷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

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

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

翰曰取聚也落居也譯易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

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

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正位**

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劉

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

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胃腹也

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翰曰正

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居君體者以中

國為咽喉之要不以**長世字旺者以道德為藩不以**

邊陲為襟帶之險也

兜都武

襲險為屏也

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字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

伯父說文曰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楊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向曰字養而子大夫

之賢尚弗

五臣作不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

朔樂率責職

善曰言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又善曰言不附著大中之道也

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曰注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

又曰稟受也論語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曾僭耳莫不來貢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佐也等等差威威儀也責其不曾庶幾翼佐以等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從

而徒務於詭隨匪民五臣作人宴安

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善曰徒務於詭善隨惡同於匪民又曰自宴安

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毋良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向曰詭曲也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懷其鴆毒於絕遠之域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卒以為榮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也

繆默語

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懷苦離以矜然假屈

渠彊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踏外駁於王

義孰愈尋靡蒞於中遠造沐猴於棘刺劉曰李剋

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駁楚辭天問曰靡蒞九遠泉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

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
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牛歲不
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
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
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必大於削今棘刺之
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
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
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針刺之說也善曰
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
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屈疆江淮閒孟
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頰以開
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舛舛
乖也駁色雜不司也頰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萍草蔓
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
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
而越其奢侈也翰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
斜角不正徒誇飾以為沃壤也屈疆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
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岑孽謂攘臂而靡之是也
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踏乖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
比於大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達路也靡流貌言萍

二客之

四

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之劍閣雖嶮憑

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境也酈元

飛閣懼故謂之劍閣廣雅曰嶮嶮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

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聲類曰蒂果鼻也濟曰嶮險憑據也言雖險無洞庭雖

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蒂之道也

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吳境也

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服虔曰濬

敗曰北此南北之北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知乎濟曰濬

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德而恃之彼桑榆之末光踰

者必見奔北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長庚之初暉沉河巽之爽塏改與江介之湫

湫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

湫隘器塵請更請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

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湫向曰桑榆末光謂

日將西謝也長庚昏見於西方奕明也塏高也介左也湫涓
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喻越長庚之初暉而况魏都居於河
冀高明之地而與江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

畿魏都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機劉曰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

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各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
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
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
地象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
路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與
卓犖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濟曰語子者先
生語二客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
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

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軒回內鼎備兵纏紫

微翼翼京室眈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

故荆棘旅庭殷殷於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

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劉曰不飲酒而怒曰鼎詩曰內鼎于中國漢室之亂

起於閹官故曰內鼎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
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
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
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
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
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
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
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
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
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厄厄曰初入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踈闊管子
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絃也尚書曰
崇信茲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
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含反與眈音義同謝
承後漢書曰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
懷反廣雅曰煨燼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
反毛萇詩傳曰殷眾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
八區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

勝於戰場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經法網也。維網綱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其綱維也。向曰：回

邪，翦奮也。紫微帝宮，言漢網既絕，綱維奸邪，內奮兵革，纏繞於宮室也。又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草皆

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次生於庭。銑曰：翼翼美也。殷殷繩繩，皆眾也。象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

兵器也。寓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寄於城邑之間。伊洛榛

士曠，峭函荒蕪，臨苗。持牢落鄆郢立墟。善曰：服虔

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苗縣。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

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立墟也。齊曰：伊洛

四都皆亂也。榛曠荒蕪，閑寂也。言此

之初，萬邑壁焉，亦猶犖。由廩之與子都，培苟塿

苟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犖，廩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

人焉，曰：敦冷犖，廩椎穎，廣額色如漆，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

子都，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

壺，二山名。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人。培塿

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

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

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

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五臣本：卜

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

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

年。劉曰：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

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實之

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相如封禪文曰：下沂

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善曰：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

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曰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濟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翰曰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測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為明主故曰美其風德也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銑曰蘊積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懷古而積於遠年

道開曾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烏川澤迴繚

了恒碣碁五感五於青霄河汾浩泚翰而皓泚

與南瞻淇澳六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

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温

泉泌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

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魏紫鵠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

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

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

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温劉

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華清詩云瑟彼泉水温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

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

道國在汝南曾猶前也南都賦曰洧水蕩其曾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鄘衛碣磬高貌鄭玄周禮注曰

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反泚古旦反上林賦曰灑灑潢漾廣雅曰浩灑大也皓故老反泚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

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溢水出焉

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苾同音秘

魚豢典略曰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向曰齊

秦國各異道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南故

云開曾如人之曾在前也跨躡猶控帶燕趙國各幽峽深邃

也迴繚繚繞貌汨碣二山河汾二水名浩泝泝並水大流

貌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滏二水各漳

水冷滏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沼沼水之通稱

也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

稱靈響驚警也表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

鉦者文之失也濟曰苾泌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而

涌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可以蕩滌疾病而延壽

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昞

昞與墳衍斤斤或嵬罪鳥舉罪力而複陸或黈廣苦朗

而拓託落乾坤交泰而烟煜嘉祥徽顯而豫作

是以兆朕胤振古萌祗帝疇昔藏氣識楚緯閱

象竹帛迫時世五臣本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

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劉曰鄴西高陵西伯

深八大河東倚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尚

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閔閔也詩云閔宮有

泚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

平曰衍毛詩曰昞昞原隰以純反斤斤廣大之貌也西京賦

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徽顯成章兆猶

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

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

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

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墨子曰

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

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

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出祖乃龍飛

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出祖乃

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

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

鹽池在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

滋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又曰嵬壘高下貌復
陸重疊也曠朗光明也拓落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
或光明寬廣微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燭而豫作嘉祥之
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栢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之間識
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
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也 向曰昀昀平坦貌墳堤也下平
曰衍斥斥廣大貌又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抵
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扎之賞美者識
讖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
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讖緯竹
帛之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
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 良曰暨至也今
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
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遂亦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
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
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閱浪苦宣

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

商豐約而折中 去 准當年而為量思重交摹大

壯覽荀卿采蕭相儻 子 鬻 拱木於林衡授全模 臣五

於梓匠 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

本 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温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
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
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 善曰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
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
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
有閱又說文曰儻具也饌免反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
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 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
也城隍池也 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
也儻理木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木
之人 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 濟曰
堯之所居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古
公文王祖也為戎狄侵國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

至言有德也開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者宣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聖哲文軌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交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為奢侈也故覽而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

闡鈞繩之筌緒承二分之一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

五臣本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廻匝比岡陳

魚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

崇山崑起以五臣本崔嵬髣徒若玄雲舒蜺以高

垂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云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

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壹體豫或為務西都賓序曰衆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

文選六

來馬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鈞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周禮曰匠

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廉崖也鄭玄禮記

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髣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

翰曰隳小山而無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迴匝比之岡隳而無險也濟曰闡述也鈞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筌次也言

述此鈞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一之正要者言取春分

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事者而工匠之徒忖度而騁巧妙又

曰言考度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髣雲貌言殿之丹青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瓌材巨岬插立壘除

而垂下也良曰清廟祖廟也瓌材巨岬插楚壘除立

參差粉扶棹老複結欒盧榼疊施丹梁虹申以

並亘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澎被池

劉曰注爾雅曰楠謂之榱善曰廣雅曰曲榱謂之欂說文

曰榱榱柱榱也然欂榱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抗膺

龍之虹梁西京賦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龍首而

涌雷謂為龍首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

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漉池北流也濟曰環美巨

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之者插壘相接貌參差不齊貌粉棟

撩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欂曲榱榱斗也累疊而施之又曰

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兩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

地梗概猶髮髯也澎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髮髯

似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

綺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

花自下見上旅楹閑列暉鑿挾浪烏振人棖題黹徒

故曰倒披

肆徒對階階尹嶙嶙峒音長庭砥履平鐘虛夾陳

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劉曰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

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甍甍甍又作

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殷鐘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

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

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

曰鑿照也聲類曰黹黑也直感反黹亦黑也應劭上林賦注

曰階闡橫也西京賦曰抵鏑嶙嶙峒峒嶙嶙嶙嶙嶙嶙嶙嶙嶙嶙

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抵鏑嶙嶙峒峒嶙嶙嶙嶙嶙嶙嶙嶙嶙嶙

足以待露翰曰旅陳楹柱閑間列行也言棟柱每間而行

上有朱色窻復見日光故暉鑿而深黑色謂染之然也階階道

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黹黹而深黑色謂染之然也階階道

於長庭也

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

賓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上東門又有東西上

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

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觀見也

尚書曰肆觀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

曰觀享頤賓許兩反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

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

導法也言南端法於北闕也疎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比
輪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而行 銑曰闕啓皆開也延秋
長春二門名 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 左則中朝
也願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也

有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留所土無締 題 錦玄化所甄 經 國風所稟 劉曰中朝

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
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書曰堯之為君采椽
不斷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
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知民節也老子云去甚去
泰爾雅曰鏤鏤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絕赤貌也尚書曰既
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
綈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蔡雍陳
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
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翰曰絕光也言中朝衣冠盛絕而有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
言此殿非樸非斲去泰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 銑
曰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

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
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詩以美儉也 於前則宣明顯陽

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

蕙萋 此禮 蕙風如薰 甘露如醴 劉曰聽政殿前聽政

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右崇禮
前顯陽門門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
南北內外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 善曰禮記曰大夫
濟濟庶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
之薰芳王肅曰薰風至之兒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
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 良曰四者皆門名闈
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
盛兒 銑曰猗猗萋萋草樹盛兒蕙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
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 禁臺省中連闈對
草樹之上清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 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
廊直事所繇 五臣本 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

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有醴

亦順時膝理則治劉曰升賢門內聽政闈外東入有納

賢門外東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

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

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

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富直也蔡

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入刑也建安十八

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蠅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

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

平旦也周禮曰帶人掌慳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舜典龍

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

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官王之喉舌也

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

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醴之酒謂昔

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膳理遂通高誘曰膳理肌

脉也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也闈門也直事謂寓直

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

翰曰藹藹多盛貌蠅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蠅故

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帷幄出納喉舌

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措式又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

法內侍天子以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

儲吏掌天子印璽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

醴醴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膳理之疾膳理者

皮膚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五臣本術椒梓

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

特有温室儀形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綵對祖

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

競劉曰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

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

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安者温室中有

畫象讚尚書各繇薦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侍

罪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方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濟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閨術謂宮門道詰曲也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温室殿名丹青炳煥畫文也翰曰言於温室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作績畫器以為鑒戒今之温室亦與齊競也

右則踈

五臣本

圃曲池下

於遠

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音傷弱蔓公係實輕葉

振芳奔龜躍魚有睳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

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

而崢嶸元陽臺善本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

累棟而重雷力下水室而互具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

固曰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楊雄方言曰青齊兗豫之間謂之蔓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蔓而笞之其惠存焉莊周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之所不能遊也漢殿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百二十五間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置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春秋左傳曰固陰互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臺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彘彘說文曰睳察也千例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良曰蔬圃菜園也畹田也高堂園中亭也曲池植蘭曰蘭渚莓莓盛貌石瀨有石而淺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葭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睳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胤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冰井臺金鳳臺也銑曰元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元陽基下曰陰勢如華山

魏都賦

削成也重雷重屋簷也冰室五冥言清陰而寒也

周軒中天丹墀臨焱增構

峩峩清塵影影

匹遙切五呂本作剽剽

雲雀踈

低音而矯首

壯翼擣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曠日籠光

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

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

搖謂之焱焱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觀

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翥於堯標感愬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風也但鳥時形

定翼住飛則斂之絕據踈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踈躡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

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雄甘泉賦

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翰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

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休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

躡孰能超而究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岷悚懼

雖掩與鬼神由莫得而目遠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

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

頓以實下稱下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

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櫺也列

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也故稱丹

墀西都曰正殿崔嵬層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

也擣鏤擣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真幽昧也毛詩

曰有如曠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

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

子章句曰眸目童子翰曰長廊有窻而周迴曰周軒中高

宇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也向曰雲雀鳳也

跟踏躡簷矯舉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擣發也

言鳳之大翼光發影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寮窻也言臺高

魏都賦

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逍遙

閉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長塗卒首豪

徵弔古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魚宿

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

微道也畧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

曰畧景故曰畧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字

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

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

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

宮外營鉤陳星向曰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傲道也言互有

經過也肅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唱晝夜明候時而有節

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言

侍衛之人防其邪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

惡故無驚擾也

輾輾魚竭隆厦重起憑天清以混成越埃塏烏而

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峙五臣本臨焦原而弗

况五臣本誰勁捷而無猥理與岡岑而永固非有

期乎世五臣本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

於其裏劉曰墉城也瀆城也瀆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

也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

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鷓冠子曰上及太清

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

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莒莒說

文曰吐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憇憇同思子反陽靈天

神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祗之禮也銑曰

血溝嬰繞也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程伐衛寇俠城洙

深溝之涯也輾輾高也隆厦大屋也言宮闕繞崇城之堞帶

也大厦重疊而起也翰曰太清天也埃塏塵昏之所資混然之

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塵昏之所資混然之

氣以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

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不比况猥懼也言誰有勁

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長堅固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

乎良曰陽靈日也陰祗雲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

於此自下望之若停光在其上雲雨之神濛雲霧於內也苑五臣本以玄武陪以

幽林繚了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

尋篁篠懷風蒲善本桃結陰回淵灌積水深藜

葭胡藟胡弱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

濤而浸心心潭心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

雉者擇音若咆交步渤沒解與姑餘常鳴鶴而在

陰表清籟語五臣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

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音金劉曰玄武苑在鄴

園蒲桃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

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唯者舉雉免之類不傷其時况

其巨者乎揚雄曰渤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鷗雞於姑餘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

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

其國恤思其鹿牡武不可重是用不交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答

曰民由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由以為大何

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

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

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則是四十里為阱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

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

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縣連周易曰碩果不

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絮百圍孫子曰積水成海本草曰藕一名水

水也毛詩曰有灌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本草曰藕一名水

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礫即藕為編名

非唯根矣的礫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礫江蘼浸潭漸漬也洞

簫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

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

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為牆環繞以為苑囿囿中

觀宇相臨言多也又曰咆鳴也渤澥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近在此若在江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在陰皆自得其類也良曰碩大也草木雜生曰灌園木疎尋者大木也竹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陰也向曰回曲灌澄也積水眾流相合為池贊分別也言眾草森然分別於內又曰禦謂池沼草木有屋庇禽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虞箴所以戒勒無為田獵卹憂也思國之所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

蘇草也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苑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銑曰丹藕蓮也的礫映水貌芟菱也浸潭浮貌羽翮鳥也頡頏水浮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或沈也翰曰雉鳥鳴也言不迫逐不傷其性皆得安

理如此 朥朥 垆野奕奕畝甘余 途 伊春蠶芒

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起灌其後壅流十二同

源異口蓄蓄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之稷古稌徒

陸時稷黍黝黝柳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家安其所而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方武而隔踰奕世劉曰朥朥美

朥朥董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壑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壑者也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際山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既歎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為歎令遂引漳水既歎人歌之曰歎有賢令方為史公決漳水兮灌歎旁終古寫鹵方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樹生

稷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

之樹反方言曰蒔植立也時吏反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

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

也苗薺也茶苦菜也伊維蠱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稻麥也登級次泚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油潤色紆似麻可為布也又曰黝黝黑也桑柘之美色也均田畫疇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室錯雜而布陰翳繁盛貌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也隔阻踰絕也言太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內則街衢作街**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

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

平而可濯方步擱占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中

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

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劉曰言鄴城內諸衛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

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甃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石橋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

文十七

卷六

二

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宕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

經石甃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允德陽

毀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

引也步擱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擱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擱

周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

雜色曰斑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

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向曰闕樓隅角控

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

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

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擱廊廡之下銑曰習習盛也

莘莘衆也蒸徒人也斑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

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其府寺則位副

府寺分布閭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

三事官踰六卿太善本**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

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重門再扃師尹爰**

止毗世作禎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

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

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大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大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諭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詩云夏屋渠渠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扇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毛萇曰禎幹也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夏大厦之屋屏門牆也言府寺之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關兩階之間言作為禎祥肅然嚴整局關也言有重門故其關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於毗其間闕則長佐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為政也

七十二

文選六

二

者巷苞五臣本作包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窻輿騎

朝猥蹀鼓古其中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

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

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總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也蹀徒協反說文曰猥里也丘知反良曰四者皆坊名

濟曰戚里外戚所居之里而置在帝宮之東實置也閉門也

言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向曰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窻統曰輿車騎馬猥多也蹀鼓言累積也天

下朝貢車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內營客館以周坊飾善本賓侶之

所集瑋豐樓之閑闕起建安而首立葺立七牆幕

室房廡雜襲居劄居罔撥五臣本作輟匠斲積習

廣成之傳知無以儔臺街之邸不能及劉曰鄴城東有都亭

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閑闕繕完葺審以待

賓客巧人以時幕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
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閔巷門也一日
閔門中所從出入也昔覆也巧人塗人也幕場也館宮室諸
侯傳也史記曰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
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荆剗曲刀也剗
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輟止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
也漢書曰郵支首懸臺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
內也 銑曰營構館舍也飾實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
也豐大也開巷門也閔門中道也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
也 翰曰昔覆幕漫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剗願片
斧也罔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也
廣成傳秦之客館臺街邸蠻夷之館漢時所立言此二者不
能及我 廓三市而開塵籍平遠而五臣本九達班

列肆以兼羅設闐闐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

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曉堯薛結五侈所眺之博

大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久而市
此三市之謂也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傳曰達市在達之

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 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
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
市樓也堯薛高峻之貌也爾雅曰眺視也吊反 翰曰廓開
也塵市也道也遠道也開三市中開道言開市要籍之所
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 向曰班布也言布貨物
於市以羅列之闐闐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
謂多少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
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也 百隧轂
侈美眺視也言美所視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

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

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遺子平而交易刀布貿而

無筭劉曰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
止訟鄭君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

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
曰省刀布之斂 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
菑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
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撫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

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良曰隧路也言有隧路多也戰擊者車多相摩擊也軫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捶馬幕覆車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濟曰使八方混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異見質劑市吏交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

勝財五臣本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

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庾而就攻不鬻鬻邪

而豫五臣本賈古著馴致善本之醇釀劉曰周官

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相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云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

防誑豫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敗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

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醇釀之化既夾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釀厚酒也以酒之釀以喻政厚也翰曰言物之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監攻堅者明馴順也醇釀樸也器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監攻去監而就堅去監禁邪人不使乘時射白藏平之藏去

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樸之理也白藏平之藏去

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寶琮悒嫁積帶

珠幣充物切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

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殿救而駟祖駿劉曰白

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

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荆城西

下有乘黃殿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筋

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善曰周易曰富有

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

廩君之賁巴氏出椽布八丈賁在宗反椽音嫁帶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馭壯馬也于助反銑曰藏即庫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

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向曰賁南夷稅名椽布也帶貯也言南蠻之

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滿也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關石秤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

也馬屋也馭壯也冀馬謂冀北所生馬填溢廢中而呈壯駿也

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旗躍莖弓珧以解檠檠景予鋌飄

英三屬之甲縵韓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

贏亦精反劉曰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遠游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於旗出

敬言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珧蜃骨也檠弓柙也詩云二矛重

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惲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

皆蓬頭突鬚垂冠漫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

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

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士交正毛詩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勅檠不張

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

擇處而發也句曰勅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振安也聖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振

曜其威靈也良曰介甲也宵旰罄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以蛤骨飾弓曰珧檠弓匣也解

檠開弓匣予鋌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珧檠弓匣也解也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纓名控引簡擇也言引

滿弓弦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更羸更羸占之善射者也

也齊被練而銛廉戈龍襲偏檠以讀會列畢出

齊被練而銛廉戈龍襲偏檠以讀會列畢出

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胡精通目無匪

制推鋒積紀鏑氣彌銳三捷既畫亦月剋

剪方命吞滅咆交白休雲撤叛換席卷虔劉侵

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

鞬鞬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利

官印國無費留劉曰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

後司馬法曰師多則驢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

子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烏乎技矣臣始解牛時

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以神遇而不

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刃若被節者有閒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文

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

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

用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

畫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

尚書曰弗哉方命剋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

室也咆休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休于中國吞滅

咆休者剋默韓暹揚奉之勇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漢書曰

項氏叛換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

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

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

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

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刑小管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

其漿蘇秦曰鞬鞬般若三軍之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振

旅無事以嚴衆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

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者刑印印角元也韓

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元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

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

山衣之偏裒之衣韋昭曰裒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裒音督

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

書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

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
兵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鞠鞠衆車聲
也呼萌反今為鞠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
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向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銛利之
戈襲著也偏聚戎衣各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讚言
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聚之裳以為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
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
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旅鞠鞠衆聲悠悠旆旌
飛貌戰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
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刊印印角漸銷項羽欲封有功者其
印惜不與令得刊言今有功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元印功
不賞曰費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銛曰碩大也言大畫奇
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為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也
十三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
積紀言雖積紀鋒銛之氣彌加猛銳翰曰言一日三接戰
於敵入一月三捷剋之方放也咆咭猶咆咭也言放棄王命
咆咭不賓者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
侵漸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
布於八方則荒阻之俗皆有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
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押胡甲刃虹旌攝麾以

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

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圉圉

寂寥京庾流衍劉曰尚書曰往伐歸獸雍門周說子孟嘗

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旌洪範箕子陳政
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
其變使民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
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
常禮記曰仲春省園囿文子曰法寬刑緩因囿虛空毛詩曰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弭平也言
天下既平而能為宴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
也戢斂其柯藏押其刃虹旌畫為虹者攝收其麾旌以卷藏
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
兵革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

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因

荆南懷德惠朔北思賸偉絲絲迥塗驟山驟水

兩居負費職重譯貢筐髮側首之豪錄渠

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

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支有客祁祁載華載

裔入聲韻岌岌冠繼綺纍纍追辨髮清酤戶如濟

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息温耐遲躍波豐肴衍衍

行庖皤皤惜惜醜據燕酣滑無譁呼瓜劉曰地

外有鯁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

征不憚淮南子曰三苗鬻首責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

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贊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責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

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

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糟凍飲酌清涼王逸曰凍

冷也酌三重釀酒也韓詩云賓爾邊豆飲酒之醜能者飲不

能者已謂之醜許氏曰醜者美酒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

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賸是也論語云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

小兒於背上蒼頡篇曰賸財貨尚書曰敬貢漆絲厥篚織文

山海經曰青要之醜武羅司之穿耳以據郭璞曰錄金銀之

器名也音神錄音渠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

曰庭燎哲楚辭曰高途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纒今之

憤也纒與纒同漢書曰諸侯纒纒從楚又終軍曰解纒髮削

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酤說文曰斯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盤

飲食術衍王肅曰衍衍寬饒之貌也皤皤豐多之貌也韓詩

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滑矣毛詩曰滑茵也鄭玄曰

沛茵之也一曰滑樂也醜乙據反向曰東鯁西傾國名即

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躡美

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躡美

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躡美

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躡美

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躡美

也縣絲遠兒迥長也襁以繩繫能盡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絲絲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筐篚賈其土物重譯言其來貢也又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斯冰也耐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銜銜幡幡並多兒悖悖和悅之貌能者飲不能者止驅讌滑樂也謂酣樂而不諠譁 紕曰髮首錄耳皆夷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斂衽袖也魏關帝闕也言斂袖而拜於帝闕之下 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和初邪衆多也載華載裔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纒則岌岌然纒冠也岌岌高兒蕃夷之人則辨髮行列纒纒然 良曰清醕濁醪並酒也濟 延廣樂奏九成冠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之也

韶夏冒六英五莖

善本無六英字

僧

曹五臣本作嘈

響起疑震

雷霆天宇駭地虜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

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頊頊項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嘈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昔繆公嘗曰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之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羸也博雅曰聆聽也 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樂五莖頊頊樂冠首也冒猶籠也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籠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樂之聲二羸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羸之所曾聆聆聽也

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

之常調千戚羽旄之飾好

去**清謳微吟之要妙**

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

五臣本作開

覺雜糅

紛錯兼該

古汜敷梵切善孩本作泛

博鞞

都泥

所掌之

音韎邁昧任而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

八荒之俗劉曰韎韡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韎韡氏掌四夷

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注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

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也旄旌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韎韡四夷舞者非也履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孝經鉤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

曰任西夷之樂曰旄離北夷之樂曰禁韎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翰曰干盾戚斧

也羽翟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謂樂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

之聰明也綵文綵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祀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綵亂雜兼同普汎而觀之可謂博大也向曰

鞞鞞樂官掌四夷樂所以各為其方既苗既狩爰遊爰樂以娛之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

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去備法駕理秋御

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劉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

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一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

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

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銑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收取之

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藉田以為農者先

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

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

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樂鏘鏘可法

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則過古書之所

也著林不槎雅仕枿五澤不伐天老斧斨羊以時晉

網善本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

網作罟

網善本

藪丹魚為之生沼商幸雲翔龍澤馬于錄阜山

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

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尊子醴泉涌

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

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劉曰草木未成曰天

斧斤斯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

鹿草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

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曰紫

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

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延康元

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

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

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

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

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

木未落工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

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于小步也丑亦反

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德也

尊茂盛貌也蒼頡篇曰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

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言非時

不入山林斬枿林木傷伐天獸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

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罾弋故云斧

斤以時罾網以道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

皓獸丹魚並祥瑞藪澤池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飛龍出

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向曰

其時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莫黑匪烏莫赤匪狐擾馴擾也

銑曰嘉穎為嘉禾合穗尊尊花秀兒浩浩泉流兒此皆明禎

祥曲成我魏祚故乃綱類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

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下

宅心醴粹徒粹遂餘糧栖畝而弗五臣本收頌聲載

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信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

器闕五臣本作窺玉策於金滕案圖錄於石室考歷

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消吉日陟中

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微幟

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

陶化染學讎校篆轉縮逐篇章畢覲優賢著於

揚歷匪葉形於親戚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尚臺

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滕滕緘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莅臨也馬融論語注

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籀音冑漢書朝錯曰今陛下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

不庶孽畜之也良曰收收和樂貌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價之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醴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

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蒲路洋洋乎盈耳又曰五德五行也莅臨也言察

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又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讎

荅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翰曰河洛出圖

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

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

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又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改也

濟曰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又曰

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

化以著向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滕金匱也所謂玉

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又曰著明也

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葉私形見也言文帝非

以私情而見於親戚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

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復

受位之體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

東阿抗旂則威驗驗秋霜擣翰則華縱春葩英

詰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

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

而為一

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

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

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社險猶猛也魚贍反荀悅申

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吞宿戲曰擣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周易曰夫

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此屋而封也翰曰本根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

之同根而別枝幹皆作社稷之藩援銑曰抗立險猛擣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文翰則華縱如春

之葩花謂東阿王植良曰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彼者

向曰言王侯將相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開物成務使天下清謚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

之人觀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也

箕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

高謝萬邦皇恩五臣本作情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

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巨

卷居免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

農有能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五臣本作代篤

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智

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慮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

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能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且箕祀于契龜音義曰箕數也尚

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書曰虛也魏志曰陳留

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留王
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
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
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庸謂凡常無奇異
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遠不亂
曰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算年有數天祿去已遂傳業於晉
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沖深自退為臣實至公
矣濟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巨過也睽睽顧也留留心
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德可謂美
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領結繩之主睽
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
大同也奚猶何也遠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高
代有醇厚字內大同亦何急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能與之
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

是故料

聊

其建國析

歷先

其法度諮其

考室議其舉厝

五臣本作拮

復之而無斃

亦

申之而

有裕非疏糲

葛魯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

具

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麤也韓詩曰糲糲之飲
藜藿之美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

文曰析量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
哉毛詩曰無斃於人又曰綽綽有裕銑曰料計也析分也
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宮室之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
法度今得其所詢謀宮室之儉奢議舉直措枉之事後猶覆
也斃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宮室儉奢舉措枉
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
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賤之士所

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

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

五臣本無其中字

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

覲

蓋節之

淵

五臣本作泉

砥砥

祈

精衛銜木償

常

怨

寃

常山平于

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

眉連玄俗無影

五臣本作景

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

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

去而林燔

厚也謂通劉曰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

縣西交谷水在鞏南虎澗在鞏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掘鯉

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

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

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真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

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逢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

人也故曰練色續子者鄰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

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眾以為異俗皆言此天

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

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

舍人自言又世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者日中實無影河間

助產婦兒生自下嗟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

見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

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

為我術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

入碣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繫齊待於傍設屋祠

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

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

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道死

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

年嘗為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

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

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黎

魏都賦

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

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信也毛詩曰舍命

不淪毛萇曰淪變也淀音殿說文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

反今音祗抵飛貌也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向曰詢信也

濟曰淀泉而淺者周旋為周遊也良注翰注同

故五臣本安之乘醇耐中山流酒千日淇其汨相

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

羅綺朝歌絲纒房子練總弄子清河若此之屬繁

富夥禍够善本作夠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

也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

稗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琴趾躍真定屬中山郡出御

黎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推奠之別

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

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

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

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

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

服以鬩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

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

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

相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

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絲清河出練總清河一名

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巨瓚曰踳踳都牒反瓚所解

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詩云

瞻彼淇澳綠竹倚倚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杜預左氏

傳注曰水出汨汲郡汲即衛地也汨或為園汨音垣銑曰

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水之陽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

邶鄆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妙鼓瑟同飲曰流同醉曰酒

-2 104 34 890" data-label="Text">

豈可二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

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百覽大易與春秋

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墮牆本前脩以作系

胡計反劉曰逸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

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敘也屈原

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

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

一也故曰末上林之墮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

離騷攬吾法失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牆墮使山澤

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置梁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墮墻填塹亂以收其旨梁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墮墻之事首尾相刺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墻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墮墻收置梁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運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為諸清都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類墻填塹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翰曰百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閑麗然雖擇選章句徒至九變回復而終遺其美上林賦云類墻填塹者為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類之使山澤之人得志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類墻為未事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

信身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

之績歌鐘析歷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

也 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分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大祖元勳啟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 濟曰糾察華夏使不為非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也勳功也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

閑居隘巷室

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

侯為之止戈則千木之德自解紛也 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千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千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千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

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
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
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井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
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
職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軾焉秦欲
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
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

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搆格女**秦起趙威振八蕃**

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

門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
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
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
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
子使編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
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
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

為御也監門即侯贏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古謙
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賢士踰於
丘山同軒即為御也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

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

儀張祿亦足云也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

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
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
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
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
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
將魏齊答擊折脅摧齒昨佯死即盛以篋中范雎謂守者曰
公能出我我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篋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
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
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
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
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

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陸枯則冬榮解朝曰空際蹈瑕而無所屈也。翰曰言張祿英雄辯說榮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儀張祿為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物塞小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推五曰惟庸蜀能敵之故此亦足云二人皆魏人也。

與鵠同窠 和苦句疾吳與鼃龜 **同穴** 一

自以為為禽鳥 自以為為魚鼈 **推**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

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鸚鵡株株鸚具踰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滿說文曰鼃蝦蟇也胡蠋反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鼃莫耿切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鍾會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良曰推猶實也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鵠之同巢編小也吳有江湖

而映咽隰壤瀦 滿而沮 **如** 林藪石留

山阜猥積而崎嶇 泉流迸集

力而蕪穢窮岫 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煬 **暑封**

疆障厲 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

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崎嶇傾側也字書曰映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瀦者何瀦也作廉反周易曰瀦瀦漏然漏猶滲也漆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如其漸

如也揚博書曰無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又曰泄猶出也埤蒼曰熇熱貌許妖反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積深

崎嶇而險也良曰言吳地多江海流泉迸集言百川水迸集於此映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瀦水多復漏而出

沮如泉泥相和貌林藪磔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向注同

蔡葵螫 刺 **昆蟲毒噬** 劉曰蔡葵并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

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

昆蟲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翰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

也所以適割人昆 **漢罪流御秦餘徒** 刑 **宵貌** 最

蟲毒蟲皆咬人也

漢罪流御秦餘徒刑宵貌最

也所以適割人昆蟲毒蟲皆咬人也

漢罪流御秦餘徒刑宵貌最

也所以適割人昆蟲毒蟲皆咬人也

漢罪流御秦餘徒刑宵貌最

罪陋稟質蓬和脆蔣巷無杼直首里罕耆耄或

魁直追髻五臣本作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在髮或明

發而耀徒召歌或浮冰而卒歲劉曰揚雄蜀都賦曰秦

遷卓氏於蜀漢時曰南北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徒者息夫躬

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

褊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

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左氏

傳曰蕞爾小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蓬亦脆

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而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

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

推結左語不曉文字字謳歌巴士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

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漢

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子踐反

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契契愈遐急

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佻或作耀音韋茗

毛詩曰何以卒歲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

烈亦罪人也宵小也言其小兒蕞陋醜惡蓬脆急躁輕蹶之

兒濟曰罕希也言吳蜀人蕞陋人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

希耆老雖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即

文身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銑曰發曉也耀歌人憂者歎

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歲之事

媼五臣本作人物以殘害為藝善曰揚雄反駁曰何文

也方言曰裸勇也果與裸古字通說文曰媼靜好也音盡左

氏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良曰言風俗

以狹劣果勇為好人物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劉

以殘忍殺害為能也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

語注曰綴連者也濟曰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之也

由重山之束阨鳥因長川之五臣本裾勢距遠

關以闕苦閻俞時高櫟巢而陞制劉曰重山東阨

勢謂吳也漢書形束襲制善曰東阨東其民由於湫厄也

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約制其民

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古據字。九衛反。向曰裾如衣以為要勢。翰曰言距守遠關闕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階

陛之制固薄。成繇寡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非其宜矣。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罔今

無異螳螂之衛。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罔今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銑曰繇寡微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蝥之網。觸而乃破。瑣猶碎也。弱兵碎甲。何異螳螂與先代。善本而常然。

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與先代。善本而常然。

雖信險而勦。了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

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善曰書曰天用

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公孫述。稱蜀

帝而二雖各以恃險。皆勦絕揆度也。我度二國。則為後轍。喪敗無日矣。翰曰迄。竟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顛覆。

顧非累如於疊基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

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

十二博。其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

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城君欲何望。公

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懼也。良曰。荀息。豈不十二棊子。加九

如於上。晉平公曰。危哉。顧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觀其

形而預。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藹猶苟且。藹藹猶苟且。

也。楚辭曰。聊假日以須。時說文曰。木董。朝華暮落。濟曰言

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暮

藹然至。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

暮而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

子將相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蘩。蘩曰此父母之國。宗廟

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周府位。則婦人推而廣

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而作是詩。銑曰。微子朝周。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

秀蘩蘩。兮黍稷離離。方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如先生之言。此歌謠也。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先生之言。

未卒吳蜀二客饜。音饜善。然相顧。睴天焉失所。

有覲

他典曹莫贈反五

容神榮

如形茹

弛氣離

坐煥

土典墨而謝

劉曰懼懼也春秋傳駟氏懼懼詩曰有

方言曰慙也荆揚之間曰煥善曰張以僕先壠反今本並

為矐矐大視也呼縛反說文曰矐失意視他秋反字書曰矐

垂也謂垂下也必與榮同並而隨反呂氏春秋曰以如魚驅

也施紙反煥勃典反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

辭也向曰矐然驚也矐焉失意兒覲面慙兒惜愧也形屈

曰榮物之自死曰茹言心死也翰曰弛解也言向者形容

拘束故聽先生之言愧懼跋踏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煥墨

面色變墨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

而慙也

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

軌躅

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理清徐而

東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曰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

為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字閩越東甌孔安國尚

書注曰僕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霍王

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霍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

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則續漢班嗣

書曰伏孔氏之軌躅也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

曰清狂怵迫猶逼迫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居於此

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

習不覺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過以汎剽

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也

之單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

龍性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直性邊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以聽

徧充辰光而罔定

劉曰揚雄方言曰汎剽輕也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

注曰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聽

而義應劭曰徧皆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

也汎剽輕薄也單惠猶小才也性用心誤也聽次面

視也辰光日也罔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

生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

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光炫焜不定言敬懼之甚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劉曰老子曰古之

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察則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忝繆之不茂荼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莫測也翰曰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走而驚蟄蟄周易曰潛龍勿用也良曰言先生之言啓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

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升天浮雖星有風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

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部

家與剝廬非

蘇卅而居政

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

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卅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曖郭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濟曰蔀家幽闇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善本無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

暖之也

五臣本無也字

昏情爽曙箴規以

善本無以字

顯之

也五臣本無也字劉同銑注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一向曰爽明曙曉也箴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

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

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 劉曰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

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

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生申賜教戒

之為遠 亮曰日不雙麗世無 善本作 兩帝天經

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劉曰荀

辯說譬言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好說善曰禮記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尉佗書云兩帝並立新序曰單襄公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

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濟曰亮信也銑曰天經地緯猶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悔之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